

·中国书史·

宋代图书编纂出版纪事 ——图经地理(南宋)

李 致 忠

上接2004(4)期

16.公元1214年(南宋宁宗嘉定七年),高似孙纂修之《剡录》成书。翌年(1215)刊板行世。

“《剡录》十卷,宋高似孙撰。似孙字绩古,号疎寮,余姚人。淳熙十一年进士,历官校书郎,出倅徽州,迁守处州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称似孙为馆职时,上韩侂胄生日诗九首,每首皆暗用锡字,寓九锡之意,为清议所不齿。知处州尤贪酷。其读书以奥僻为博,以怪涩为奇,至有甚可笑者。就中诗犹可观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亦记其守处州日私挟官妓洪渠事。其人品盖无足道。其诗有《疏寮小集》尚传于世,而文则不少概见。此书乃其所作《嵊县志》也。嵊为汉剡县地,故名曰《剡录》。前有嘉定甲戌(七年)似孙自序,及嘉定乙亥(八年)嵊县令史之安序。盖成于甲戌而刊于乙亥,故所题前后差一年。其书首为县纪年,次为城境图,次为官治志……。征引极为该洽。唐以前佚事遗文,颇赖以存。其先贤传,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,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。其山水记,仿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例,脉络井然,而风景如睹,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。统核全书,皆序述有法,简洁古雅,迥在后来武功诸志之上,殊不见其怪涩可笑。陈振孙云云,殆不可解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剡录提要》卷六十八)

按:《剡录》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不见著录。但其为人事迹见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,著录曰:“《疎寮集》三卷,四明高似孙绩古撰。少有俊声,登甲辰科,不自爱重,为馆职,上韩侂胄生日诗九首,皆暗用‘锡’字,为时清议所不齿。其读书以隐僻为博,其作文以怪涩为奇,至有甚可笑者。就中诗犹可观也。”这段高似孙的行实材料,为后世很多人所引用,四库馆亦如是。然四库馆在收录此书之后,品评之余却“殊不见其怪涩可笑”,对“陈振孙云云殆不可解”,可见褒贬因人而不一。高似孙著述颇多,仅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就著录有他的《蟹略》四卷、《砚笺》一卷、《疎寮集》三卷、《选诗句图》一卷,凡四种。另外可能还有《子略》、《骚略》、《纬略》及《文苑英华钞》等书行于当世。《剡录》嘉定八年(1215)刻本久佚,传世者有明抄残本;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黄丕烈家抄本及清瞿氏恬裕斋抄本,都很值得重视。

17.公元1121年(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),王象之撰《舆地纪胜》二百卷成书。

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自序称:“世之言地理者尚矣,郡县有志,九域有志,寰宇有记,舆地有记,或图两界之山河,或记历代之疆域,其书不为不多。然不过辨古今,析异同,考山川之形势,稽南北之离合。资游谈而夸辨博,则有之矣。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,以借助于笔端,取之无尽,用之不竭,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,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,则未见其书。此《纪胜》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。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,江淮荆闽靡国不到,独恨未能执简操牍以纪其胜。及仲兄行甫西至锦城,而叔兄中甫北趋武兴、南渡渝泸,归来道梁益事,皆袞袞可听。然求西州图记于篋中,藏未能一二,虽口以传授,而犹恐异时无所据依也。余因暇日,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,参订会萃,每郡自为一编。以郡之因革见之编首,而诸邑次之,郡之风俗又次之。其他如山川之英华、人物之奇杰、吏治之循良、方言之异闻、故老之传记,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,皆附见焉。东南十六路,则效范蔚宗《郡国志》条例,以行在所为首;而西北诸郡,亦次第編集。第书品浩繁,非一家所有,随假随阅,故编次之序未能尽归律度。然而一郡名物,亦庶几开卷而尽得之,则回视诸

书，似未为赘也。或者又曰：‘昔太史公方行天下，上会稽、探禹穴，历览山川奇杰之气，以为著书立言之助。先儒至欲效子长之游，而后始学其为文。今子乃合天下之书，不出户牖，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，于子长之游，未免有戾乎？’余因自笑曰：昔子长因游而得作书之趣，余乃因书而得山川之趣，其迹虽不同，然亦未可尽以迹拘也，当从识者而问之。嘉定辛巳孟夏，东阳王象之谨序。”

“《輿地纪胜》二百卷，知江宁县金华王象之撰。盖以诸郡图经，节其要略，而山川景物、碑刻诗咏初无所遗，行在宫阙、官寺实冠其首。关河版图之未复者，犹不与焉。眉山李说斋季允为之序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八）

李埴序称：“东阳王象之仪父著《輿地纪胜》一书甚鉅，书成，丐余为序，且曰‘吾书收拾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，使人于一寓目之顷，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，以助其笔端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’余告之曰：昔昌黎韩公南迁过韶州，先从张使君借图经，其诗曰：‘曲江山水闻来久，恐不知名访倍难。愿借图经将入界，亦逢佳处便开看。’然则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，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知也。然所在图经，类多疏略舛讹，失之鄙野多矣，必得学者参伍考正而勒为成书，然后可据也。本朝真宗时，翰林学士李宗谔等承诏撰诸道图经，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，今其书存者只十之三四，甚可惜也。然四方一郡一邑，随所至，亦各有好学之士收掇，记识甚备，其目一一见于册府纂录。最可称者，如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《东西两京新记》，及本朝龙图阁直学士宋公敏求《长安》、《河南》二志，尤为该赡精密。今仪父所著，余虽未睹其全，第得首卷所纪行在所以下观之，则知其论次积日而成，致力非浅浅者矣。盖其书比李氏《图经》则加详，比韦、宋所著《记》、《志》庶几班焉。使人一读便如身到其地，其土俗、人才、城郭、民人，与夫风景之美丽、名物之繁缛、历代方言之诡异、故老传记之放纷，不出户庭皆坐而得之。乌呼！仪父之用心可谓靡矣。然余又尝与仪父曰：‘古人读书往往只用资以为诗，今仪

父著书又只资他人为诗，不亦如罗隐所谓徒自苦而为他人作甘乎？’仪父笑而不答。余以是知仪父前所与余言者特寓言耳，其意岂只此哉？……前言姑戏耳。宝庆丁亥季秋三日，眉山李埴序。”宝庆三年是公元1227年，距王象之自己写序的嘉定十四年(1221)已过六年。

按：《輿地纪胜》二百卷，宋王象之撰。属《四库》未收书，清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称：“《四库》未著录。惟有《輿地碑记》四卷，云：象之金华人，尝知江宁县。所著有《輿地纪胜》二百卷，今未见传本，此即其中之四卷。今于江南得影宋抄本二百卷，前有象之自序。象之东阳人。略云：‘余披括天下地理之书，参订会粹，每郡自为一编，以郡之因革见之编首，而诸邑次之，以及山川、人物、诗章、文翰皆附见焉。东南十六路，则仿范蔚宗《郡国志》条例。以在所为首，而西北诸郡亦次第編集。’今考其成书之年，在南宋嘉定十四年，故其所指在所，以临安府为首。而一切沿革亦准是时。……是书自卷一行在所起，至剑门军讫，共府二十五、军三十四、州一百零六、监一，共府军州监一百六十六，内或有一府一军而分为上下二卷，故与总数不合……。”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影宋抄本，但只存一至十二、十七至四十九、五十五至九十五，共八十六卷。又藏清抄本，存一百六十八卷。另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，王象之还有《輿地图》十六卷之作。

王象之字肖父，一作仪父，浙江金华人，南宋宁宗庆元二年(1196)进士。尝官长宁军文学，知分宁县，又知臣宁县。博学多识，《輿地纪胜》二百卷，是他的力作。
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又说《輿地纪胜》有“眉山李说斋季允为之序。”其实“说斋”是旁人对李埴的称号，“说斋”亦作“悦斋”。他的本名是李埴，字季允，宋眉州丹棱人。南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)进士，累官资政殿学士、礼部尚书。王象之是浙江金华人，李埴是四川眉州人，王象之虽自幼随父宦游四方，但并未到过西蜀，可是他的《輿地纪胜》所记却又详于西蜀，其资料来源主要靠他的二哥提供，因为他的二哥到西蜀做过官。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关系，所以才有李埴为其书写序。

18. 公元1223年(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)，郡人陈耆卿等修纂《赤城志》四十卷成书。

“《赤城志》四十卷，国子司业、郡人陈耆卿寿老撰。其前为图十有三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題·赤城志》卷八)

陈耆卿《赤城志》自序称：“图牒之传尚矣，今地踰万里，县不登万户，亦必有成书焉。矧以台为名邦，且称辅郡，绵涉千岁，迭更数百守而阙亡，以诏难之欤？抑因陋袭简，不暇问欤？盖昔有守四人尝廛其力于斯矣，如尤公袤、唐公仲友、李公兼类鞅掌不克就，最后黄公□辱以命余偕陈维等纂辑焉。会黄去匆匆，仅就未备也，束其稿十年矣，更久则非为不备，而并与仅就者失之。今青社齐公硕始至，欲迄就未暇，逾年报政，遂复以命余。于是郡博士姜君容总樞之，邑大夫蔡君范以下分订之，又再囑陈维及林表民等采益之。既具，余为谕沿革，诂异同，剂巨纤，权雅俗。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，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，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，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，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。事立之凡，卷授之引，微以存教化，识典章，非直为纪事设也。如是者半载而书成。嗟夫！同是州也，非可成于今，不可成于昔也，或曰有时尔。昔欧阳公论学，慨述吏道，以为有司簿书之，所不责者，谓之不急，夫岂为学哉？语以图牒，非不急之尤者耶。然而莫奥于图牒，莫渫于簿书，有司之所不急，固君子之所急。今公之为政也，剖丛滌烦，烛幽洞隐，于有司所急者诚井井矣，而于君子所急者尤卷卷焉。用能□□□之间，纫千岁之阙，增十年之未备，洗数百守之因袭，成四人之廛。嗟夫！此岂以时成哉？书成者时也，所以成者公之志也。其志立则时赴之矣，无其志而曰需其时者，吾未之闻也。岂为一图牒为然，天下事皆然。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，郡人陈耆卿序。”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赤城志提要》卷六十八。

按：关于陈耆卿(1180—1236)的仕履行实，在四库馆的时代，是不容易钩稽的。今天索引发达，检索起来并不算难，大约有十三、四部书都有多寡不同的记载。《赤城志》的宋刻本久佚，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(1488—1505)年间的刻本。但著录为宋齐硕、陈耆卿纂修。考齐硕，宋青社人。嘉定十四年

(1221)知台州，十七年(1224)以奉议郎、浙东提举兼知庆元府。因知他在台州做知州当在嘉定十四至十七这三年间。中国封建社会的方志纂修，分修分纂。通常情况下，都要由当地的地方长官出面主持，至少也要挂名在前，称修；而真正干实事者居后，称纂。齐硕为台州知州，得挂主修衔名，因知《赤城志》必纂修在嘉定十四至十七这三年当中。其后又有郡人吴子良修成《赤城续志》八卷，郡人林表民在绍定以后又修成《赤城三志》四卷。

19.公元1227年(南宋理宗宝庆三年)，胡榘、罗濬纂修《四明志》二十一卷。

“《四明志》二十一卷，赣州录事参军、庐陵罗濬修。时胡榘仲方尚书为守，濬其乡人也。”(《直斋书录解題·四明志》卷八)

罗濬《四明志》自序称：“四明旧有图经，成于乾道五年，盖直秘阁张公津守郡之三祀也。先是大观初，朝廷置《九域图志》局，令州郡各编纂以进。明已成书，而厄于兵火，遂逸其传。三山黄君鼎得所藏以献张公，乃俾僚属参稽，厘为七卷，而铍诸梓。然自明置州，至是四百三十二年，而城治之迁徙，县邑之沿革，人未有知其约者。唐刺州韩察实移州城，石刻尚存于时，且未之见，他岂暇详？甚哉！作者之难固有俟乎后、述于后者也。尚书庐陵胡公，以宝庆二年被命作牧，上距铍梓之岁，甲子欲周，而竟未有述之者。越明年，政修人和，百废具兴，爰命校官方君万里取旧图经与在泮之士重订之。未几，方君造朝，事遂辍。又明年，濬调官迟次，来谒铃斋尚书，俾专任斯责，因得与士友胥讲论、胥校讎，且朝夕质诸尚书。由孟夏迄仲秋，成二十一卷，图少而志繁，故独揭志名而以图冠其首。考据之未精，搜访之未博，浅学其敢辞诮，而百五十日之间，用力亦劳矣。窃尝谓，道地图以诏地事，道方志以诏观事，古人所甚重也。图志之不详，在郡国且无以自观，而何有于诏王哉？欲知政化之先后，必观学校之废兴；欲知用度之盈缩，必观财货之源流。观风俗之盛衰，则思谨身率先；观山川之流峙，则思为民兴利。事事观之，事事有益，所谓不出户而知天下者也。今有司类窘簿书期会，问以图志

之事，率曰是非所急，尚得谓之知务乎？尚书召还孔迺，执六典八则之要，按九赋九式之目，以佐圣天子经纶四海，则收图书固相业之一，天下之大，一邦之推尔！注意拳拳，有以也夫。从政郎、新赣州录事参军、庐陵罗濬序。”

“〔宝庆〕《四明志》二十一卷，宋罗濬撰。濬庐陵人，官赣州录事参军。《文献通考》作罗璿，盖传写误也。先是，乾道中知明州张津始纂辑《四明图经》，而搜采未备。宝庆三年，焕章阁学士、通议大夫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庐陵胡榘，复命校官方万里因《图经》旧本重加增订。……其事未竟，会万里赴调中辍。濬与榘同里，适游四明，遂属之编定，凡一百五十日而成书。前十一卷为郡志，分叙郡、叙山、叙水、叙产、叙赋、叙兵、叙人、叙祠、叙遗九门，各门又分立四十六子目。第十二卷以下则为鄞、奉化、慈谿、定海、昌国、象山各县志，每县俱自为门目，不与郡《志》相混。盖当时明州虽建府号，而不置倚郭之县，州故与县各领疆土，如今直隶州之体，特与他郡不同也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仅有张津《图经》十二卷及《四明风俗赋》一卷，不载是书。惟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载之，其卷数与此本相合，盖犹从宋槧钞存者。《志》中所列职官、科第名姓及他事迹，或下及咸淳，距宝庆三四十年，盖后人已有所增益，非尽罗濬之旧。然但逐条缀附，而体例未更，故叙述谨严，不失古法。元袁桷〔延祐〕《四明志》亦据为蓝本，多采用焉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宝庆四明志》卷六十八）

按：罗濬写作罗璿，不始于《文献通考》，而始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。四库馆此说显系疏忽。四库馆收录此书时未见当时犹存的宋刻本，而是以一抄本作底本。其实宋刻本今天犹存，就珍藏在国家图书馆。四库馆这方面的疏漏为数不少。如宋苏辙的《诗集传》，当时本有宋苏詡筠州公使库刻本藏在圆明园，可四库馆却近在咫尺而不知，反用明代所刻《三苏经解》本为底本。

20.公元1228—1229年（南宋理宗绍定初年），李寿朋刻印出版范成大等相继修成之《吴郡志》五十卷。

“《吴郡志》五十卷，参政郡人范成大至能撰。书始成未行，而石湖没。有求附见某事而弗得者，哗曰此非石湖笔也。太守不能决，藏其书学官。然周益公为范墓碑，述所著书目有焉。及绍定初，桐川李寿朋俦老为守，始取而刻之。而书止于绍熙，其后事实俾僚属用褚少孙《史记》例补成之。赵南塘履常作序，订其为石湖书无疑。且谓郡士龚颐正、滕成、周南皆尝荐所闻于公者，而龚尤多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·吴郡志》卷八）

赵汝谈序范成大《吴郡志》曰：“初，石湖范公为《吴郡志》成，守具木欲刻矣，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，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。守惮莫敢辨，亦弗敢刻，遂以书藏学宫。愚按风土必志，尚矣。吴郡自阖庐以霸，更千数百年，号称虽数易，常为东南大都会。当中兴，其地视汉扶冯，人物魁倬，井赋蕃溢，谈者至与杭等，盖益盛矣。而旧图经芜漫失考，朱公长文虽重作亦略，是岂非大缺者！何幸此笔属公，条章粲然，成一郡钜典，辞与事称矣。而流俗乃复揜扼使不得行，岂不使人甚太息哉？绍定初元冬，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，其先度支公嘉言，石湖客也，是以侯习知之。及谒学问故，惊曰：‘是书犹未刊耶？’他日，拜石湖祠，退从其家求遗书，得数种，而斯《志》与焉，校学本无少异。侯曰：‘噫！信是已，吾何敢不力？’而书止绍熙三年，其后大建置如百万仓、嘉定新邑、许浦水军、顾泾移屯等类，皆未载，法当补。于是会校官汪泰亨与文学士杂议，用褚少孙例，增所阙遗，订其脱讹，书用大备，而不自别为续焉。侯喜曰：‘是不没公美意，亦吾先人志也。’书来属汝谈序，余病谢弗果。侯重请曰：‘吾以是石湖书也，故敢愿子，而子亦辞乎？’余不得已，勉诺。客有问余曰：‘或疑是书不尽出石湖笔，子亦信乎？’余笑曰：‘是固前哗者云也。昔八公徒著道术数万言，书标准南；《通典》亦出众力，而特表杜佑。自古如《吕氏春秋》、大小戴《礼》，曷尝尽出一手哉？顾提纲何人耳，余闻石湖在时，与郡士龚颐、滕成、周南厚三人者，皆州之雋民也，故公数咨焉，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，异论由是作，子盍亦

观益公碑公墓乎？载所为书篇目可考，予不信碑而信诞乎？且公蚤以文名四方、位二府，余鄙，何所系重。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，能毕力是书，以卒公志，而不自表显焉，是其贤非余言莫明也。抑余所感，则又有大此者焉！’方公书始出也，疑谤横集，士至莫敢伸喙以白，曾未四十年，而向之风波熄灭渐尽，至是无一存者，书乃竟赖侯以传，是不有时数哉？然则世论是非曷尝不待久而后定乎？此余所以重感也，余诚不足序公，姑以是寄意焉，其亦可乎否也。疑直唯服。侯父子世儒，有闻，其治吴未期，百坠交举，既上此职方氏，将复刊《石湖集》，与《白氏长庆集》并行，而改命漕湖北矣。余故并志，以申后凯焉。绍定二年十一月朔，汴人赵汝谈序。”

“《吴郡志》五十卷，宋范成大撰。……是书为成大末年所作。郡人龚颐、滕茂、周南相与赞成之。时有求附于籍不得者，会成大歿，乃腾谤谓不出于成大手，遂寝不行。故[至元]《嘉禾志》序谓：‘《吴郡志》以妄议不得刊也。’绍定初，广德李寿朋始为钤版，赵汝谈为之序。以周必大所撰《成大墓志》定是书实所自为，并申明龚颐三人者尝为成大搜访，故谤有自来，其论乃定。……其书凡分三十九门，征引浩博，而叙述简核，为地志中之善本。刊版久佚，此本犹绍定旧槧，往往于夹注之中又有夹注。考成大以前，惟姚宏补注《战国策》尝有此例，而不及此书之多，亦可云著书之创体矣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吴郡志提要》卷六十八）

按：四库馆臣在这段提要文字里，将龚颐正误成了龚颐、滕茂误成了滕茂，不细考是看不出来的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谓此书为赵南塘履常所作序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此书为赵汝谈所作序，两者为一回事。赵汝谈字履常，号南塘，是宋朝的宗室。今绍定原刊本犹存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且完整无缺，极为珍贵。另外上海图书馆亦藏一部宋刻完帙。南京图书馆亦藏此本。

21. 公元1230年（南宋理宗绍定三年），罗叔韶令常棠撰《澉水志》八卷成书。

罗叔韶《澉水志》序称：“尝谓六典不作，无以考周家风土之厚

薄，民物之耗丰；图籍不收，无以知秦人山川之扼塞，户口之强弱。此澉水之志不可无也。澉水斗大一隅，厥土斥卤，凡丘源之流峙、税赋之重轻、道途之遐迩、聚庐之众寡，与夫选举名数、先贤遗迹，素乏图经，茫无可考。叔韶效官于兹，甫及半祀，正欲搜访輿理为记载，吏事鞅掌未暇也。竹窗常棠召仲，寓居是镇。一日告余曰：‘郡有《嘉禾志》，邑有《武原志》，其载澉水之事甚略焉。使不讨论闻见，缀缉成编，则何以示一镇之指掌？于是订正稽考，集作一经，名曰《澉水志》。澉水者，盖《水经》所载谷水，流出为澉浦者是也，召仲其容辞！’绍定三年重阳前一日，修职郎、监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税兼烟火公事罗叔韶序。”

常棠《澉水志》自序称：“绍定三年，镇尹罗仪甫属余撰《澉水志》，虽一时編集大略，而仪甫满去，竟弗暇间。逾七、八政，粤岁既久，订正尤详。因日边孙君来此，听讼优长，遇事练熟，虽镇场废坏，非畴曩比，然能公谨廉敏，明烛隐幽，才干有余，趋办自足，爰割己俸，售募镌行。水军袁统制闻而喟然曰：‘是书不刊于镇税全盛之前，乃刊于镇税凋敝之后，甚可嘉已。’锐捐梓料，肃赞其成。噫！[元和]《郡县志》，丞相李吉甫所制也，后三百余年待制张公始刻于襄阳。今余所编《澉水志》，后二十七祀，权镇孙君即镂于时阜，则是书之遇知音，又不大可庆耶！竹窗常棠书。”

“《澉水志》八卷，宋常棠撰。棠字召仲，号竹窗，海盐人。仕履未详。澉水在海盐县东三十六里，《水经》所谓谷水流出为澉浦者是也。唐开元五年，张廷珪奏置镇。宋绍定三年，监澉浦镇税、修职郎罗叔韶使棠为《志》。凡分十五门：曰地理、曰山、曰水、曰廨舍、曰坊巷、曰坊场、曰军寨、曰亭堂、曰桥梁、曰学校、曰寺庙、曰古迹、曰物产、曰碑记、曰诗咏，而冠以輿图。前有叔韶及棠二序。叙述简核，纲目该备。而八卷之书，为页止四十有四。明韩邦靖撰《朝邑县志》，言约事尽，世以为特绝之作。今观是编，乃知其源出于此，可谓体例精严，藻不妄抒者矣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澉水志》卷六十八）

按：此书乃一镇之志，因知中国有镇志，宋已肇其端。从上述序文中可知，此书之首刻当在宝祐五年（1257），惜已逸。今传世最早的刻本，盖当属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董穀刻本。董氏序称：“《澉水志》一编，宋宝祐间里人常棠所集，迄今三百年矣。旧本无存，止传写于民间，又复陶阴太甚，穀求得之数本，参互考订，始获其全。篋藏几四十年，是岁秋，姻家陈上蔡鲤过余，睹之而曰：‘此吾土故典也，泯没可惜，盍锓诸？’余曰：‘盛哉心也，乌乎成？’于是庠友徐子兰、徐子滨、陈子九职、吴子起元、韩子世积闻之，喜请从事焉。再阅月而梓讫。……《志》凡八卷，其门类亦古可喜，而文字精细有度，盖宋末举业盛时笔也。后益以胜国及我朝沿革事实，得九篇，载在下卷，谓之《续志》，则穀所僭。於乎！百世而下，斯编将坠，复有同余志者乎？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月至日，汉阳归叟镇人西湖董穀谨识。”说明董氏不但整理重刻了《澉水志》，还编了《续澉水志》，与前《志》同时版行。此本今传世者较多。

22. 公元1235年（南宋理宗端平二年），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一卷撰成。

“《都城纪胜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名氏，但自署曰耐得翁。其书成于端平二年，皆纪杭州琐事。分十四门：曰市井、曰诸行、曰酒肆、曰食店、曰茶坊、曰四司六局、曰瓦舍众伎、曰社会、曰园苑、曰舟船、曰铺席、曰坊苑、曰闲人、曰三教外地，叙述颇详，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。考高宗驻蹕临安，谓之行在，虽湖山宴乐已无志于中原，而其名未改。故乾道中周淙修《临安志》，于宫苑及百官曹署尚著旧称，潜说友亦因之。此书直题曰都城，盖官司案牘流传仅存故事，民间则耳目濡染，久若定居矣。又史载端平元年孟珙会元师灭金，是时旧敌已去，新衅未形，相与燕雀处堂，无复远虑。是书作于端平二年，正文武恬嬉，苟且宴安之日，故竞趋靡丽，以至于斯。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，又自知苟安可愧，故讳而自匿，不著其名。……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都城纪胜》卷七十）

按：考耐得翁自序，始知上述四库馆的评断可信。其自序曰：“圣朝祖宗开国，就都于汴，而风俗典礼，四方仰之为师。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，而杭山水明秀，民物康阜，视京师其过十倍矣。虽市肆与京师相侔，然中兴已百余年，列圣

相承，太平日久，前后经营至矣，輶辂集矣，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。且《洛阳名园记》后论有云：‘园囿之兴废者，洛阳盛衰之候也。’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，为今日四方之标准！车书混一，人物繁盛，风俗纯厚，市井骈集，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？仆遭遇明时，寓游京国，目睹耳闻，殆非一日，不得不为之集录。其已于图经、志书所载者，更不重举。此虽不足以形容太平气象之万一，亦仿佛《名园记》之遗意焉。但记其实，不择其语，独此为愧尔。时宋端平乙未元日，寓灌圃耐得翁叙。”此书宋本已佚，今存最早者当属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曹寅扬州使院刻《楝亭十二种》本，另外还有《四库全书》本及清抄本。

23.公元1237年（南宋理宗嘉熙元年），祝穆所编《方輿胜览》七十卷成书。翌年（1238）自己主持刻印出版。咸淳三年（1267）吴坚、刘震孙主持再次刻印出版。

宋吕午《方輿胜览》序称：“輿图有书尚矣。自上世《九丘》既逸，而夏之《禹贡》、周之《职方》灿然明备。至秦郡县天下，两汉遂有地理郡国志，历代多仿之。唐图十道，皇朝志九域，皆是物也。然秉笔记载实难。文献不足，无以参稽而互考；非足履目睹，则真赝详略何从信之？司马迁贯絀经传，旁采子史，又闻长老之所称，而必观九江、望五湖、阡洛汭、行淮泗，而后成《河渠之书》。东方朔诵诗书二十二万言，三冬文史足用，又随师践赤县、遨五岳、行泽陂、历名山，犹以所见参酌《山海经》，而后《神异经》、《十洲记》始作。学问不博，闻见不广，涉历不亲，而欲会集四海九州、山川风俗、土产景物、人材文章、名数沿革之详，特诬而已。建阳祝穆和父，本新安人，朱文公先生之母党也。幼从文公诸大贤游。性温行淳，学富文赡，雅有意于是书。尝往来闽、浙、江、淮、湖、广间，所至必穷登临，与予有旧，每相见，必孜孜访风土事，经史子集、稗官野史、金石刻、列郡志，有可采摭，必昼夜抄录无倦色，盖为记载张本也。且许异日成编，当以相示。如是者累年，近访予钱塘马城之竹坡，曰成编矣，敢名以《方輿胜览》，而锓梓以广其传，庶人人得胜览也，君幸为序，以冠其首。予丕视所载，辞简而畅，事备而核。各州风物见于古今诗歌记序之佳者，率全篇登入；其事实有可拈出者，则纂辑为俚语，附

于各州之末。较之录此而阙彼，举略而遗全，循讹而失实，泛滥于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华者，万万不侔也。信乎其为胜览矣。学士大夫端坐窗几而欲周知天下，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，当览此书，毋庸他及。所谓执璇玑以观大运，据要会以观方来，不劳余力，尽在目中，信乎其为胜览矣。虽然，我瞻四方，禹迹茫茫。思日辟于先王，慨未归于故疆。必也志存乎修攘，步极乎亥章。使吾和父涉历弥长，闻见弥详，纪载益铺张，而《胜览》益辉煌。是乃为邦家之光，予尚得以攫攘其旁。嘉熙己亥良月望日，新安吕午序。”

祝穆《方輿胜览》自跋称：“始予游诸公间，强予以四六之作，不过依陶公样，初不能工也。其后稍识户牖，则酷好编辑郡志，如耆昌歆。予亦自莫晓其癖，所至辄借图经，积十余年，方輿风物收拾略尽。出以谗予友，乃见讥曰：‘还如食小鱼，所得不赏劳。’予恍然自失，益搜猎古今记序诗文，与夫稗官小说之类，摘其要语以附入之。予友又喈曰：‘天吴与彩凤，颠倒在短褐。’予复愧其破碎断续，而首末之不贯也。又益取夫鉅篇短章所不可阙者，悉载全文，大书以提其纲，附注以详其目，至三易稿而体统粗备，予友亦印可焉，予犹未敢以为然也。既又携以谒今御史吕公竹坡先生，幸不斥以狂僭，辱为之序，走不足以当也。嗟夫！昔者孔子尝曰：‘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’夫以一命令之出，犹更四贤之手，矧予陋闻谫见，徒以两耳目之所及，而欲该天下之事事物物，坎蛙窥天，其不量甚矣。虽然，世有扬子云必知是编之不苟，岂直为四六设哉！若夫网罗遗逸，启发愚蒙，予方有望于博雅君子。嘉熙己亥仲冬既望，建安祝穆和父书。”

按：“杨《志》宋槧本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前集四十三卷、后集七卷、续集二十卷、拾遗一卷。自序后有两浙转运司录白。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：‘本宅见刊《方輿胜览》及《四六宝苑》、《事文类聚》，凡数书，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。积岁辛勤，今来雕板，所费浩瀚。窃恐书市嗜利之徒，辄将上件书板翻开。或改换名目，或以《节略輿地纪胜》等书为名，翻开搀夺，致本宅徒劳心力，枉费钱本，

委实切害。照得雕书，合经使台申明，乞行约束，庶绝翻板之患。乞给榜下衢、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，如有此色，容本宅陈告，乞追人毁板，断治施行。奉台判，备榜须至指挥。’右令出榜衢、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，令各知悉。如有似此之人，仰经所属陈告追究，毁板施行。故榜。嘉熙贰年拾贰月 日榜。衢、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。转运副使曾 台押。福建路转运司状，乞给榜约束所属，不得翻开上件书板。”(《书林清话·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》卷二)

祝穆，少名丙，字和甫，一字伯和，自号樟隐，南宋建阳人。祖籍今江西婺源，与朱熹同籍。其曾祖祝确，是朱熹的外祖父，为歙之名士。其父祝康国从朱熹居福建之崇安，因成建阳人。祝穆从小便师事朱熹，到二十岁时，由朱熹命其高徒黄干为之行加冠礼。后更随朱熹到建阳云谷书院进修，因而深得道学之旨。朱熹的门人中，蔡元定、黄干、陈淳、真德秀等人均以理学成就名世，而祝穆则以编纂出版地理学巨著《方輿胜览》和类书《事文类聚》扬名于后世。

《方輿胜览》“所记分十七路，各系所属府、州、军于下，而以行在所临安府为首。盖中原隔绝，久已不入輿图，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。书中体例，大抵于建置沿革、疆域道里、田赋户口、关塞险要他志乘所详者，皆在所略。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，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。盖为登临题咏而设，不为考证而设，名为地记，实则类书也。然采摭颇富，虽无裨于掌故，而有益于文章。摘藻挹华，恒所引用。故自宋元以来，操觚家不废其书焉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方輿胜览提要》)这是十分公允的评价。

关于成书的时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在理宗时，过于宽泛。前述版权申状，是在嘉熙二年，表明这一年已经成书。而吕午序及自跋，又都在南宋理宗嘉熙己亥(三年，1239)十月和十一月，这表明此书之刻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而此书刊板在即之时，祝穆又倩人为此书写了序文，自己也写了跋文。而祝宅干人吴吉向两浙、福建转运司递请的版权状，以及榜示的时间，是嘉熙二年十二月，表明此书首刻时即已向有关官署申请了版权保护，可证那时人们已经有了强烈的版权意识。

此书在宋代凡两刻，一是嘉熙二年(1238)祝穆自己主持刻印的本子，二是咸淳三年(1267)吴坚、刘震孙刻印的本子。前者今藏日本，后者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24.公元1238年(南宋理宗嘉熙二年)，东阳布衣王希先上所撰《皇朝方域志》二百卷。

“《皇朝方域志》二百卷，东阳布衣王希先撰。凡前代谓之《谱》，为八十卷；本朝谓之《志》，为一百二十卷。《谱》叙当时事实，而注以今之郡县；《志》述今日疆理，而系于古之州国。古今参考，《谱》、《志》互见，地理学之详明者，无以过此矣。嘉熙二年上于朝，得永免文解。其父珙，本建宁人，己未进士，试词科不中，颇该洽。希先述其遗稿，以成此书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·皇朝方域志》卷八）

按：所谓“永免文解”，其中的“解”，指中国封建社会士子入京应考的证明文书。科举考试中凡乡试中试者，称为举人。考中举人者，即由地方官给予证明文书，以便发解入京，参加中央举行的会试。没有这纸解文，便无法证明其身份。王希先因为编撰进呈了《皇朝方域志》而得到了褒奖，即进京参加全国会试，永远免检这样的文解。

25.公元1259年（南宋理宗开庆元年），梅应发修、刘锡纂《四明续志》十二卷成书。

“《续志》十二卷，则开庆元年庆元府学教授梅应发添差通判镇江府刘锡所撰。共分子目三十有七。其自序称：‘《续志》之作，所以志大使、丞相履斋先生吴公三年治鄞之政绩，其已作而述者不复志。’故所述多吴潜在官事实，而山川、疆域已详于旧《志》者，则概未之及。是因一人而别修一郡之志，名为舆图，实则家传，于著作之体殊乖。然按《宋史·吴潜传》载，潜以右丞相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寻授沿海制置大使，判庆元府。至官，条具军民久远之计，告于政府，奏皆行之。又积钱百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，代民输帛。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。是潜莅鄞以后，宦绩颇有可观。二人所述，尚不尽出于谀颂。至潜所著文集，世久无传，后人掇拾丛残，编为遗稿，亦殊伤阙略。此《志》载潜《吟稿》二卷，其古今体诗二百九首；《诗余》二卷，共词一百三十首，皆世所未睹。虽其词未必尽工，而名臣著作借以获存，亦固足资考据。故今仍与罗潜书并录存焉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开庆四明续志》卷六十八）

按：此《志》之纂修，虽在体例上别于他志，但在保存吴潜的材料上颇具特色。且开庆元年的原刊本，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，更是十分难能可贵了。

26.公元1264年(南宋理宗景定五年),马光祖嘱周应合纂修成[景定]《建康志》五十卷。

“[景定]《建康志》五十卷,宋周应合撰。应合,武宁人,自号溪园先生。淳祐间举进士,官至实录院修撰。以疏劾贾似道,谪饶州通判。是书乃其以承直郎差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时所作也。初,建炎二年建行宫于金陵,改为建康府,设江南东路安抚司以治之,为沿江重镇。乾道、庆元间屡辑地志,而记载尚多阙略。景定中,宝章阁学士、江东安抚使、知建康府马光祖,始属应合取乾道、庆元二《志》合而为一,增入庆元以后之事,正讹补阙,别编成书。首为留都四卷,次为图、表、志、传四十五卷,末为拾遗一卷。援据该洽,条理详明。凡所考辨,俱见典核。……光祖序称其‘博物洽闻,学力充赡’,不诬也。明嘉靖、万历间,是书尚有刊本在南京国子监,见黄佐《南雍志》中。然所存版止七百五十九面,则亦已阙佚不全,其后流传几绝。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有是书跋,称‘周在浚尝语以曾睹是书阙本,访之三十年来未得,后从曹寅处借归录之,始复传于世’云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景定建康志》卷六十八)

按:考《宋史·理宗本纪五》,谓:景定五年(1264)三月辛巳(六日)“马光祖依旧观文殿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”可知马氏知建康府是在南宋理宗景定五年,但身份尚不是宝章阁学士,而刚加宝章阁直学士。《宋史·马光祖传》说他在这一年“加宝章阁直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、无为军、安庆府三郡屯田使,加焕章阁,寻加宝章阁学士。”可证“宝章阁学士”的衔名,应在知建康府稍后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“建炎二年建行宫于金陵,改为建康府,设江南东路安抚司以治之,为沿江重镇。”考《宋史·地理志四》,谓江宁府“建炎元年为帅府。三年,复为建康府,统太平、宣、徽、广德。五月,高宗即府治建行宫。”这里的所谓“府治”即指金陵,可证金陵为府是在建炎三年(1129),而不是二年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又谓建康“乾道、庆元间屡辑地志,而记载尚多阙略。……知建康府马光祖,始属应合取乾道、庆元二《志》,合而为一。”考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八地理类,的确著录有“《建康志》十卷,府帅史正志志道

撰。时乾道五年。《建康续志》十卷，府帅吴玕居父以郡人朱舜庸所编铨次，与前《志》并行。时庆元六年。”表明四库馆臣当年所说，是有根据的。然两《志》久已失传，故南宋初年建康状况，只有借此景定《志》而知其大概了。只是景定《志》的宋刻本也已失传，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钱大昕抄本及清嘉庆六年(1801)孙星衍、费淳等刻本存世，可供检阅。

27.公元1260—1264年(南宋理宗景定元年至五年)，郑瑤、方仁荣纂修之《新定续志》(即[景定]《严州续志》)十卷成书。

方逢辰《新定续志》自序称：“郡之有志，所以记山川、人物、户口、田赋，凡土地之所宜也。严于浙右为望郡，而界于万山之窟。厥土坚而隔，上不受润，下不升卤，雨则潦，霁则槁；厥田则土浅而源枯，介乎两山，节节级级，如横梯状。其民苦而耐，其俗啬而野，其户富者亩不满百，其赋则土不产米，民仅以山蚕而入帛，官兵月廩率取米于邻郡以给，而百姓日朘，则取给于衢、婺、苏、秀之客舟，较之浙右诸郡，其等为最下下。而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，不以田，不以赋，不以户口，而独以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有子陵之风在也。郡志自淳熙后缺而不修者，距今七十余年矣。吴越钱君可则以太府丞来守严，政事之暇，为之访搜，以补其缺。编削訖事，走书属余为序。予谓：严为我太宗皇帝、高宗皇帝建旆之地，今皇储赐履之封，则一郡之山川、人物、风俗、户口、田赋，职方氏皆欲究知之，矧为天子圣明，勤恤民隐，凡州牧之出辞入覲必详访焉。是编之作，非惟可以备顾问，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万一也。宋方逢辰撰。”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景定严州续志》卷六十八。

按：此《志》之景定刻咸淳增修本，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，有清钱大昕、黄丕烈、顾广圻、沈秉成等人手跋，弥足珍贵。内地只有清刘氏嘉荫簪抄本、清抄本及清光绪刻浙西村舍汇刊本。

28.公元1270年(南宋度宗咸淳六年)，潜说友开始编纂《临安志》一百卷。

潜说友[咸淳]《临安志》自序称：“恭惟圣宋受命，奄甸万方，大明中天，燭燐自息。乃太平兴国三年，吴越以其地归我职方氏，是岁

杭始置守丞。建炎升府,遂为行在所。按古志,杭旧属会稽,禹于此舍航而陆,故名。恭闻光尧大驾初临,登郡治中和,尝作为歌诗,慨怀夏后氏之烈,圣心旷数千百载,而神交固有几乎?禹迹之外,其亦见夫流风通俗,得过化之所存而有感焉耳。尝试观之,有车舡橈輶之迹,故其人至于今忠以勤;有苗山封爵功德之会,故其人至于今勤于为善;有织贝橘柚之贡,故其人至于今知尊君而爱亲。钱氏生长其间,性习自然,国三世四王而终,不失其臣节。迨宋之兴也,深察夫人心归德之天,如川斯赴,莫之能止,则一旦决然舍去其固有之业,以委命于朝,忠懿诚忠矣,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?天地之间,燥湿风云,万物一气,杭独为天下先者,以先王声教之所渐者远,知帝王正统所在焉故也。自时厥后,我国家视之如在甸服,率选公卿大臣宠绥之,岂徒以地大故?要必有所甚重者,湛恩醲化,涵浸滋久,益固结而不可解。南渡艰难之际,旄倪提携,左箠右壶,牛酒相属于道,顿首六虬之下,如见父母,誓有殒无贰,虽屡更大震撼而莫之变。迄用永我命于兹新邑,迹是三百年间,杭之有功于国家也甚大,而祖宗之有德于杭亦深矣。开庆,群小误国召戎,一时谋臣或倡异议,几摇根本。赖先皇帝蔽自上志,独依今太傅辨章国公,外顿八紘,内维九鼎,宗庙社稷之灵,恃以妥宁,卒之披攘蒙雾,再奠宇宙。至今八街九陌,歌鼓四时,往往相与咨歆,不图复见今日。乌呼!我理宗有德于杭也,不又大欤?杭之福,诸夏之福也。皇上克笃前烈,宅中图大,不以愚臣为不肖,命殿是邦。幸遇朝廷治平,年穀屡登,浩穰之府,化为简静,因得以盖其疵毗。暇日视故府,阅郡乘,或病其漏且舛,乃葺而正之,增而益之,凡为图、为表、为志,总百卷,而冠以行在所录,尊王室也。既成,上之天府,以备考数之万一焉。《禹贡》称冀州既载,释者谓:以贡赋役事载之书,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国,谨重固如此,九州攸同,言归旧京,圣子神孙,尚克念我光尧怀禹之遗志云。中奉大夫、权户部尚书、兼详定敕令官、兼知临安军府事、兼管内劝农使、两浙西路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、兼点检行在贍

军激赏酒库所、缙云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潜说友谨序。”

“朱彝尊谓宋人地志幸存者，若宋次道之志长安、梁叔子之志三山、范致能之志吴郡、施武子之志会稽、罗端良之志新安、陈寿老之志赤城，每患其太简，惟潜氏此《志》独详。然其书流传既久，往往阙佚不全。旧无完帙，彝尊从海盐胡氏、常熟毛氏先后得宋槧本八十卷，又借抄一十三卷，而其碑刻七卷终阙，无可考补，今亦姑仍其旧焉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咸淳临安志》卷六十八）

按：在南宋，《临安志》盖凡三修。一为乾道《临安志》十五卷，为当时的帅府吴兴周淙纂修，其宋本今已失传，只有三卷清抄本传世；二为淳祐《临安志》五十二卷，为宋宗室赵与筹及陈仁玉纂修，其宋本今亦已失传，只有六卷清抄本传世；第三就是这部咸淳《临安志》一百卷，为潜说友纂修，宋咸淳临安府刻本。今仍流传的宋刻原本，只有五十卷，其余都以清抄本的形式流传，但存世最多的也不过是九十五卷，惟有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汪远孙振绮堂刻印出版过一个本子，存卷一至八十九，九十一至九十七，凡九十六卷，存数最多，是研究南宋末期临安（今杭州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至于潜说友其人，人品较差，历为正人君子所唾弃。当年四库馆臣能做到不以人废言，客观评价并收录他们的著作，当为后世楷模。

29.公元1274年（南宋度宗咸淳十年），吴自牧撰《梦粱录》二十卷成书。

“昔人卧一炊顷，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，及觉，则依然故吾，始知其为梦也，因谓之黄粱梦。矧时异事殊，城池园囿之富、风俗人物之盛，焉保其常如畴昔哉？缅怀往事，殆犹梦也，名曰《梦粱录》云。脱有遗阙，识者幸改正之，毋哂。甲戌岁中秋日，钱塘吴自牧书。”（吴自牧《梦粱录·自序》）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梦粱录》卷七十。

按：《梦粱录》的宋刻本已佚，今传世者，除明抄删节本外，还有清抄全本，以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学津讨原》、《学海类编》、《武林掌故丛编》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等丛书本。

30.公元1298年（元大德二年）以前，周密撰《武林旧事》十卷成书。

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自序：“乾道、淳熙间，三朝授受，两家奉亲，古昔所无，一时声名文物之盛，号小元祐，丰亨豫泰。至宝祐、景定，则几于政、宣矣。予曩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。及客修门闲，闻退瑯老监谈先朝旧事，辄倾耳谛听，如小儿观优，终日夕不少倦。既而曳裾贵邸，耳目益广，朝歌暮嬉，酣玩岁月，意谓人生正复若此，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。及时移物换，忧患飘零，追想昔游，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。岁时檀栾，酒酣耳热，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。每欲萃成篇帙，如吕荜阳《杂记》而加详，孟元老《梦华》而近雅，病忘慵惰，未能成书。世故纷来，惧终于不暇纪载，因摭大概，杂然书之。青灯永夜，时一展卷，恍然类昨日事。朋游沦落，如晨星霜叶，而余亦老矣。噫！盛衰无常，年运既往，后之来者能不兴忼我寤叹之悲乎？泗水潜夫书。”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武林旧事》卷七十。

按：周密（1232—1298）字公谨，号草窗，又号萧斋，以流寓吴兴弁山，又号弁阳啸翁、弁阳老人、华不注山人。工诗词。淳祐中（1241—1252）官义乌令。宋亡不仕，自号泗水潜夫。因而我们可以推断，周密作《武林旧事》，似当在入元以后，因为他自序的落款已是泗水潜夫了。序中之“及时移物换，忧患飘零，追想昔游，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”，也证明是改朝换代之后的追忆之作。如果此推论正确，则此书之最早刻印出版当在元朝了，然今亦不见传世。今传世最早的刻本，当推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宋廷佐刻本。该本有宋廷佐刻书跋，称：“杭郡地卑隘，不可以国。宋高宗南播，乐其湖山之秀，物产之美，遂建都焉。传五帝，享国百二十有余年，虽曰偏安，其制度礼文犹足以仿佛东京之盛。可恨者，当时之君臣忘君父之仇，而沉酣于湖山之乐，竟使中原不复，九庙为墟。数百载之下读此书者，不能不为之兴叹。书凡六卷，泗水潜夫辑。潜夫亦不知为谁。其记武林之事较他书为备，因命工刊置郡庠，俾博雅者有考焉。武林，杭郡名。正德戊寅孟夏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、奉天宋廷佐题。”正德戊寅，即正德十三年。可惜他只刻印了六卷，所据只是个残本。四十二年后，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才又有陈柯者起而翻刻之。有陈柯重刻序可证。序曰：“夫省方观民，因俗考政，固所以资监戒而志兴衰者也。有宋播迁江左，建国钱塘，当时臣辟谓宜枕戈尝胆，修政治兵，以复君父之仇，雪中原之耻，惟恐后可也。顾乃

本刊“百期总目及索引”现已出版

《文献》杂志创办于 1979 年,至今出版已逾百期。百期以来,积累了大量有丰厚学术含量的论文,本编辑部特制作增刊“百期总目及索引”,以飨读者,以志纪念。其中共分为四大部分:第一部分百期汇目,插图目录逐期随之,第二部分篇目分类索引,第三部分插图分类索引,第四部分作者索引。力图以不同的检索方式,方便读者查询百期以来《文献》所刊登的各篇论文。

该“百期总目及索引”现已出版,定价:15.00 元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部销售。门市部电话:010-66126156。

宴安槃乐,日事嬉游,峻宇雕墙,穷极嗜欲,更不知有二帝蒙尘,不共戴天之憾。此乾坤何等时也?何暇于流连光景,沉酣节序者哉?昔人称鲁卫大纲,予亦谓南宋之大纲厥亦有在,乃弃而不讲,驯致民风国体日以陵夷,迄于崖山之溺,可痛也。泗水潜夫,不知其何许人。编录是书,聿聿然若道其一时之盛者。予意是编当与《吴越春秋》并观,则前大巡宋公所以存而刻之之意,与予所以由观感而兴监戒者,当自得之矣。旧梓漫芜不可读,因而翻刻之云。嘉靖三十九年岁在庚申七月十六日,杭州府知府、闽中陈柯谨书。”因为是翻刻,所以仍是六卷残书。这两个本子,今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。直到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汪日葵凤夜斋才刻了一个《武林旧事》六卷《后集》四卷本。乾隆时四库全书馆得传抄毛氏汲古阁所藏元版完帙,十卷之书始再面世。其后刻本、抄本,则均为十卷全本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